

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

蒋锡金 主编



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

蒋锡金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634/27

主 编 蒋 锡 金
编 者 (按姓氏笔画顺序)
冯 景 阳
吴 天 霖
陈 毓 藩
傅 庆 升

【吉】新登字 04 号

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

蒋锡金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06,000字数
(长春斯大林大街 102 号)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ISBN7-5385-0096-0/Z·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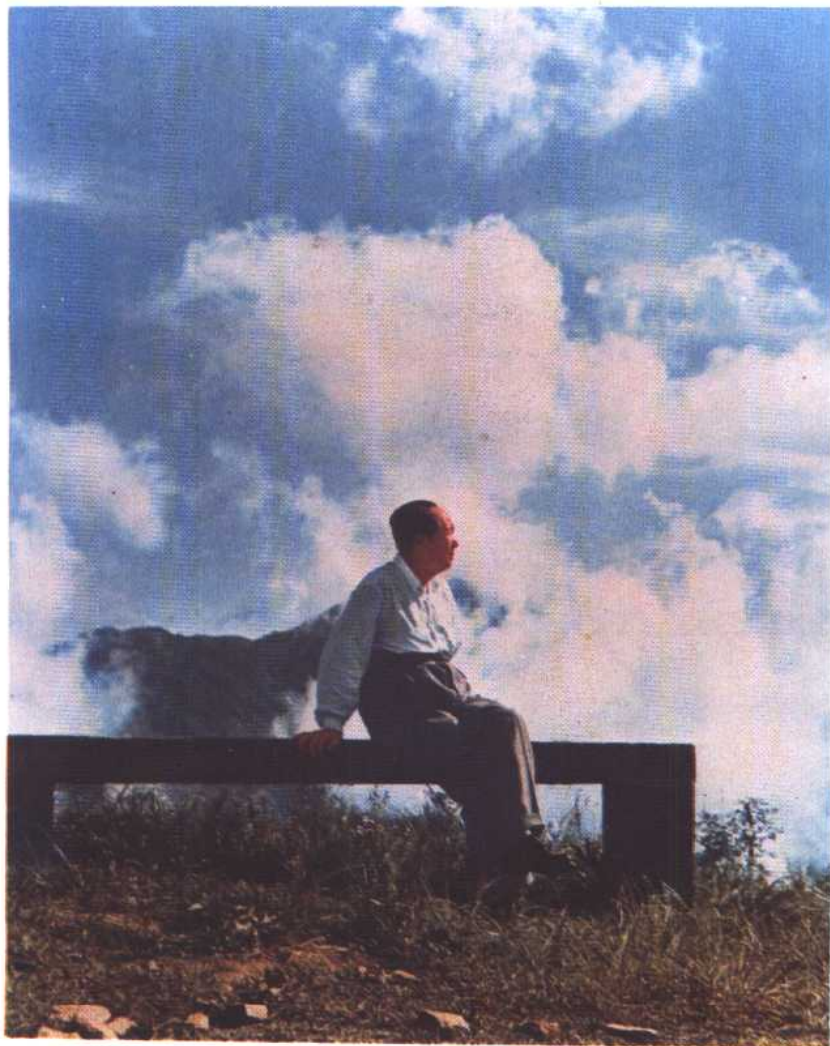
定价:6.80 元



毛泽东在北京与陈毅在一起(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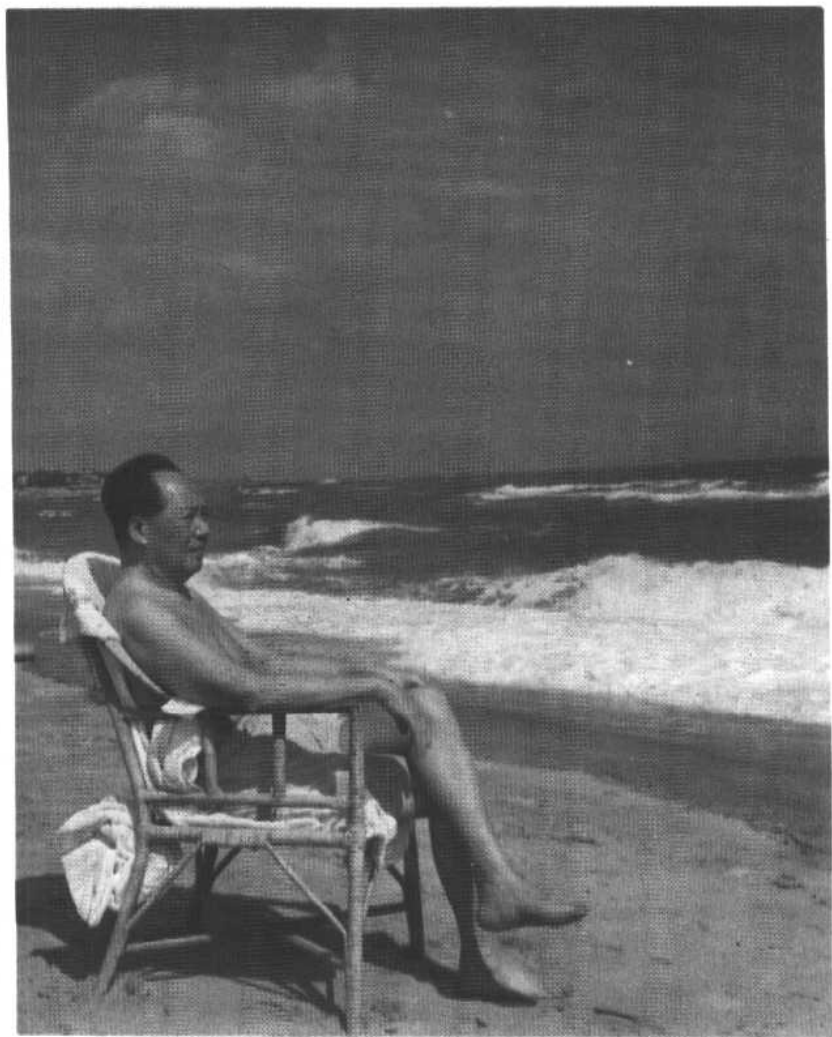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在庐山(1961年)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1966年)



毛泽东在北戴河度假(1960年)



毛泽东走上井冈山(1965年)

《毛泽东诗词赏析》代序

锡 金

景阳、天霖、庆升、毓藩同志：

很久很久没有接触毛泽东诗词了，说实在的，这决非由于不重视，而是自己的阅读太杂乱、几乎是处于无计划状态。也并非不想安排个计划，而是常常被计划应该做的事所打断，现在渐渐有了些时间很可以好好阅读一下自己想读的书了；其中有一种，就是手边还有三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没有散失，想把它仔细校读一遍，看看他老人家是怎样修订自己的著作的，——当然，这些修订，有些是经过了别的同志之手，但也一定是得到他同意的，——从中或者能得到些启发，得到些学习之资。这本来是我的阅读计划的一个部分，可是，这也是我几年来完全未能认真着手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有些无可奈何，虽然现时我每天的阅读仍花费十余小时，但还是处于被动状态，时常要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书刊，先去读觉得应该提前读完的书和稿。年龄也毕竟老了些，记忆力已大不如前，搁下的书稿捡起来重读时，几乎都要从头再读起，否则前面读过的已经印象模糊或者零乱和破碎了；换句话说，现在的阅读效率比早先已经大大降低了；不服老是不行的！

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重新温习了我所毕生心仪的毛泽东

诗词；不但是温习，而且其中还有十首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如果没有你们的注解和诠释，有几首我恐怕还不可能得到比较完全的理解呢！也应该感谢你们介绍我阅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重庆黄中模同志编著的《沁园春词话》一书，使我回忆起与“毛主席诗词”有关的一些往事。就拉杂写下一些，作为此书出版时供读者阅读你们这本新著的引言吧。

—

在《沁园春词话》一书的卷首，收有两篇《序》，其中霍松林同志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提到：

早在一九四六年，锡金同志就发表过一篇《咏雪词话》；但他意在解词，不是为了总结那场斗争。……

话没有错，但事实是我写的那篇《词话》，目的却是为了去参与那场“斗争”的。这一点，不是身历其境者是无法知道也无从看破的。

一九四五年冬，我由新四军军部宣教部调到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工作，当时的社长范长江同志按照我的意愿，派我独自到江苏省阜宁县陈集镇一个“各种工作都好”的模范村大小胡庄去体会了半年的农村生活，大约在次年的四月底回社；在淮安城里被阿英同志留下住了几天，回到淮阴（今清江市）社里大约已是五月初了。长江同志见我回来就怪我回来晚了。我说，我并没有超过“半年”的期呀！长江说不是的，我们刚开过一个讨论毛主席的《咏雪词》的座谈会，对《大公报》的王芸生等以及有些“京（南京）沪”报刊上的歪曲、污蔑的澜言作了一些批驳，准备在我们在淮阴办的《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第三版上发一个专版；咱们是华中局以京沪读者为对象的专办报纸，是应该严正表态的；你能早几天回来，在会上发发言就好

了。我说，我在乡间看报纸很困难，在淮安住几天也没有看报，毛主席的词也没有读过，能发什么言？长江马上给我拿来一份抄件，并告诉我，那些家伙的攻击之词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有帝王思想”、第二点是“自古英雄皆好色”云云。我读了《沁园春》词，不觉失笑了。长江问我笑什么？我说，看来那些家伙根本不懂得读词，连《沁园春》调虽分上下两片，但全词却仍是一个完整体都不懂，大概是强把“秦皇汉武……”、“红妆素裹……”等句子断章取义，瞎编排了，太可笑了！长江说，那全词应怎样理解？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了一遍。长江同志说好，要我写下来，我就写成了那篇《词话》。第二天就在第三版上发表了。那时第三版的工作好像还是楼适夷同志在主持，还未离开；他调到上海后由我接手，以后又由刘江凌同志主持。——那个座谈会记录记得是长江同志嫌它驳杂，后来似乎未发表。——那时，王芸生等人的谰言我没有读到，现在也不清楚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胡话，所以在《词话》中也未牵涉到他们。长江的意思说，有一篇正面的解释就足以抵过一切邪说，不睬他们也行。后来，我读到过上海和香港报刊上的转载（他们未说明是转载）；至于重庆《新华日报》那年五月二十三日的转载，则是到七十年代我在北京西皇城根北街的报库中查材料才看到的了。

【此文最初在淮阴发表当早于重庆的转载好多天。因为当时交通邮递都不便，像这样的稿件似乎也不值得由新华社用电传。《新华日报（华中版）》那张报纸出版后我只看了它一眼，以后就再也未见到过它。现在要找到它恐怕也不容易了，因为当中经历了战火和兵燹。那年的八、九月间，蒋介石猖狂破坏和谈协议，向苏皖边区大举起攻，在运河前线，新四军（当时似还未叫“三野”）四次大捷之后，又有一支国民党军由西面进袭

边区首府淮阴，陈毅同志在王营下令撤守转移，新华社和报社及其印刷厂也迁移别处；在军事倥偬之际，物资以及资料等类有些损失也是难免的。然而如果能够幸存的话，那么，或者还可以从现在的南京的《新华日报》（江苏省委报纸）报社的资料室中找到它，据说，这两个《新华日报》是有些渊源继承关系的。】

已经说了许多，然而还有需要略说几句的。就是这首词中所说的“风流人物”是谁的问题。黄中模同志在他的《词话》中提到，似乎是我第一次说明了《咏雪词》的“寓意”，然而又没能“明确地回答谁是‘风流人物’的问题”。感谢中模同志，他在文章中引录了我的《词话》中的原文，使我得以重新检查自己四十四年前的疙里疙瘩的文字，大约是有错字，所以我自己竟读不懂它了。因而我这里不再引用原文，而引用中模同志在引文之后所加的考语。

在此，锡金先生第一次指出了毛主席的咏雪词是寓意之作，只有用实际行动来爱祖国河山的人，才是“风流人物”，赞扬这首词是代表着人民的声音，首次把作者与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对及时驳斥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谬论，廓清妖雾，提高广大读者的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篇《咏雪词话》仍然没有明确地回答谁是“风流人物”的问题。

看来，中模同志要求的“明确”，是要求实指。所以，他认为要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臧克家同志的《雪天读毛主席的咏雪词》，才第一次揭开了这个“底子”。他也引录了克家同志的原文，原文太长，这里也引用中模同志的考语吧。他说：

臧克家同志在此明确地把词中的“风流人物”，解

释为众多的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在对这首词的“题外之远致”的探讨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第一次揭开了词的“底子”。

我是不大同意用实指来说明谁是“风流人物”的，因为“风流”这个词含义广泛，容易发生偏差，它可以形容文化风采，也可以形容举止放荡，还可以形容男女爱悦。落实在哪一点上都不妥。我是从词的上片写对祖国山河的娇美的钟情、下片写历史上的武功而思文治，来体会诗人所想象的“风流”的，而且认为这也正是代表了历代多灾多难的人民的永久的心情和愿望的，故而也有唤起人民共同热爱这河山和治理好祖国的潜思。既写了人民，也写了自己，自己和人民融成一体了。想得过分曲折了，因而也没能表达得很明白。还是毛泽东同志的自注最爽快：“末三句：指无产阶级。”

二

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我读到的第一首毛泽东诗词就是《沁园春·雪》。时间是一九四六年。然而这是错的。

七十年代，在北京重与楼适夷同志相晤，他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第一次发表的诗词是哪一篇，是哪一年发表的吗？”我照自己的记忆回答了。他摇摇头，笑着说：“全错。”我问他：“你说是哪一篇，哪一年？”他只是望着我笑，说：“过几天你再来，我给你一样东西看。”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他家，他送给我一本在版权页上印着“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五日初版”字样的《奔流新集之二·横眉》的复制本，我看到它真是高兴极了，因为这本小小的“丛刊”传世极少，很不容易再找到它了，现在突然能在手中摸到它真是说不出的喜欢。这是一九四一年末，我们三人——

适夷、我、还有张逸侯(满涛)同志——在上海“孤岛”沦陷前合编的最后一本小 32 开,正文 104 页的小册子,从组稿、编成、付印、校对、装订到发行的全过程都经过我的手的,因此我对它是最熟悉。它的印成大概确乎是十二月五日,印成后由我雇了一辆手推车,从科学仪器公司推到当时叫西摩路的一个小装订作坊装订,记得印数是五千册,所以取书要三天。到十二月七日,大约是夜间吧,日寇偷袭了太平洋中的珍珠港,太远了,所以在上海是什么声息也听不到的。可是次日上午一出门,街头就完全变了样:原来的交通警都失踪了,换了全副武装枪上刺刀的日本兵在站岗;还有些涂满斑烂油漆块的装甲车来回巡逻,那钢板似乎不太厚,所以走动起来“冈冈”直响,就像个饼干罐子在滚动一样。这就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了,日军进占租界“孤岛”沦陷第一天的景象。好在并不断绝交通,路上仍有不少行人来往,然而心中也怀着谨慎,默默地都不敢东张西望。我赶到装订作坊,一看书都装订完了全堆放在堂屋里,老板见到我就催我快运走,他说书一订成他就读了一本,内容抗日,要是被日本人来抄去他担待不起,要不搬去他就只好代我销毁了。我请他别作急,容我去想想法子,尽快来搬。这样我就顺手抽出三册,揣在怀里走到附近的林淡秋同志家,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和他商量办法,并打听党有什么安排。他说他也想不出办法,党也还没有作出什么安排;不过他想日寇首先关心的是经济和物资的掠夺,政治和文化方面不会马上动手的,党一有安排,会立即通知我的。这样我就抽出一册交给了他,请他转呈给党,并且和他订立了再见面的安全暗号,就离开了。从英租界走到法租界,看来法租界比英租界还平静些,一想这大约是法国的维希政府已向希特勒投降的缘故。法租界里没有见到那么多日本兵,交通巡警也都是原来法租界

的，这样我就想把还有两册书保存在法租界。第一册我送到傅雷同志家，他是留学法国的，家境较宽裕，房子也住得比较讲究，而且精通法语，和租界当局以及捕房^⑥也能有些来往；我送去，他接受了。第二册我想来想去，送到了许广平先生家，我送去时天已黑了，她正在卧室内用一个火钵烧化一些纸张，我问她烧什么，她说怕日本人进了租界来抄查，有些有挂碍的东西还是陆续烧掉的好。我说，我看有些可以不烧的东西不烧也可以，因为这里是周先生的家，周先生家能有这些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你可以说周先生去世后一直总还有人寄东西来，凡是寄来的你都给保存下，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还可以倚仗这个理由保存下来。许先生想了一想，说：“可也是。”我接着说：“《横眉》今天出版了，里面有许先生的文章和周先生给黎烈文先生的几封信；还有一篇茅盾先生的由我们打电报从香港催来的文章；还有一篇纪念应修人烈士的文章，是适夷用‘海客’的笔名写的，并附有修人的遗像和手迹。册子不大，塞在什么地方也不甚显眼。所以我特意送来请您过过眼，能保存下来就希望保存一下。”许先生点头说：“好，给我吧！”我就交给了她。所以，这个小册子自从装订成册，我就揣着它，自己都未能好好看它几眼，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适夷是后来打听得在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内保存有一册，请人复制了送了我一份，是不能不使我万分感谢他的。

我翻看着它的《目录》，适夷说：“先别看，你先翻开它的第17页，看看那是什么？”我遵命翻开一看，是在景宋（许广平）先生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一文的“未完”待续稿后面有一块用单线围起的补白。由于此件现在大家仍然极不易见到，故而就连同误字都照录于下吧：

毛泽东先生词(长征时作)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盖山上烽火，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陈毅先生诗(东台会师口占)

十年争战几人还，又见我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何属？旌旗十月满天飞。

[抄注]①毛词今本题作《清平乐·六盘山》；记：“一九三五年十月作。”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毛泽东诗词》编者注：“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看来也错了。此词下片首句“盖”字当是“盘”的误字；而“烽火”今本作“高峰”，却不一定误字，因为也可以认为是“初文”。正如次句的“红旗”，一九五七年《诗刊》发表时作“旄头”，到一九六三年版的《诗词》又照初文改为“红旗”一样。②陈诗上联的“争战”疑当作“征战”；而下联的“河汉”似不误，因为当时的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正转战于武汉外围桐柏山一带。

一看自然就恍然大悟，自己的记忆显然有疏忽。但适夷一定要我帮助他想起稿件的来源来，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最后，我想起，那时我们在“孤岛”上，还是不断与江南的游击区和苏北的解放区有些不定期的联系的；一般说，我们找不到他们，他们能找到我们；有时由“交通”带来一大包稿件，要我们转出去发表。其中有明确指定要转给谁的，我们就设法找到给转去；有的拉杂一堆不加明指，就是让我们酌情加以处理。这些稿件就由我们分头看过，觉得适宜在上海发表的就转给我们认为适当的报刊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如经由我的手而还能记得起来的，就有经由我介绍给潮锋出版社出版的段洛夫